



中国近代
小说名著

清
●
曾
朴著

孽海花

上海書店



4
21
3

清 曾 朴 著

孽 海 花

上 海 書 店



责任编辑 尚 书

封面设计 桑吉芳 鲁继德

中国近代小说名著

蕪 海 花

曾 朴 著

本社 编

上海书店出版

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宜兴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1993年9月第一版

199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71千字

印数: 001—5000

ISBN 7-80569-676-4/I·173

定价: 5.50 元

沪新登字 119 号

著 者 简 介

曾朴(1872—1935),字孟朴,号瀚斋,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举人,但恶科举。早年能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1895年入同文馆攻法文,谙法国文学,尤邃于译介雨果作品。1904年创设小说林社,出版译著小说多种。1907年刊行《小说林》杂志12期,影响颇广。一度受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参与康、梁维新运动,以后倾向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前后从政,入两江总督端方幕,掌财政文案;鼎革后任江苏省财政厅长、政务厅长近3年。游宦期间,志行高洁,如反对清廷借外款筑路、反对杀害秋瑾之浙抚张曾歙长江苏、反对袁世凯帝制,终因不满军阀横征暴敛去职。1927年在沪创办《真美善》杂志并经营真美善书店,积极从事文学活动。曾朴文学生涯译著并重。有创作小说《孽海花》、《鲁男子》,戏曲《雪县梦院本》,诗词80余首,评论法国文学的著作10多种,以及译作20余种行世。

本书1—20回据小说林社1905年版,21—25回据《小说林》第1、2、4期,上海小说林社1907年版。

《孽海花》最初发表时作者署“爱自由者起发、东亚病夫编述”。

——编 者

目 录

- 第一回 恶风潮陆沉奴隶国
真薄幸转劫离恨天……………(1)
- 第二回 金榜误人香魂坠地
杏林话旧茗客谈天……………(7)
- 第三回 陆孝廉访艳宴阊门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13)
- 第四回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青年党唤起亡国魂……………(20)
- 第五回 奇士登坛民权导火
词臣款客债主临门……………(26)
- 第六回 名士偷香忘贵客
学臣狎妓弃微官……………(35)
- 第七回 白马素车星奔归故里
红牙檀板眉语识香魁……………(44)
- 第八回 红丝现出新人错认旧人
绿轿驮来小妇权充大妇……………(52)

- 第九回 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62)
- 第十回 一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十年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70)
- 第十一回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牖老鞑文……………(76)
- 第十二回 影并帝天初登布士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85)
- 第十三回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95)
- 第十四回 双膝黄金是滴官月老
一声白纛显命妇风仪……………(105)
- 第十五回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争自由天……………(115)
- 第十六回 席上逼婚女豪使酒
镜边语影侠客窥楼……………(125)
- 第十七回 辞鸳侣女杰赴刑台
递鱼书航师尝禁脔……………(136)
- 第十八回 游草地商量请客单
借花园开设谭瀛会……………(147)
- 第十九回 淋漓数行墨五陵未死健儿心
的烁三明珠一笑来觞名士寿……………(157)
- 第二十回 一纸书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168)

- 第二十一回 背履历庠丁蒙廷辱
通苞苴衣匠弄神通……………(179)
- 第二十二回 隔墙有耳都院会名花
宦海回头小侯惊异梦……………(190)
- 第二十三回 天威不测蜚语中词臣
隐恨难平违心驱俊仆……………(201)
- 第二十四回 愤舆论学士修文
救藩邦相公主战……………(212)
- 第二十五回 送鹤求书侠魁持战议
张灯宴客名角死微辞……………(222)

第一回 恶风潮陆沉奴隶国 真薄幸转劫离恨天

江山吟罢精灵泣，中原自由魂断。金殿才人，平康佳丽，闲气钟情吴苑。辘轳西展，遽瞒着灵根，暗通瑶怨。草海飘流，前生冤果此生判。群龙九戺宵战，值钧大烂醉，梦魂惊颤。虎神营荒，鸾仪殿辟，输尔外交纤腕。大千公案，又天眼愁胡，人心思议。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

却说自由神是那一位列圣？敕封何朝？铸像何地？说也话长。如今先说个极野蛮自由的奴隶国。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伦波未辟，麦折伦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里头，有一个岛，叫做 Nolow 岛，译起中国文来，是“奴隶”二字。地近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十度，倒是山川明丽，花木美秀，终年光景是天低云黯，半阴不晴，所以天空新气是极缺乏的。列位想想，那个人所靠着呼吸的太空气，犹之那国民所靠着生活的自由，如何缺得！因是一般国民，没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因是养成一种崇拜强权、献媚异族的性格，传下来一种什么运命，什么因果的迷信。因是那一种帝王，暴也暴到吕政、奥古士都、成吉思汗、路易十四的地位，昏也昏到隋炀帝、李后主、查理士、路易十六的地位；那一种国民，顽也顽到冯道、钱谦益的地位，

秀也秀到扬雄、赵子昂的地位。而且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从古没有呼吸世界自由的空气，那国民却自以为是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

古人说得好：“不自由，无宁死！”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死期到了。去今五十年前，约莫十九世纪中段，那奴隶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那时这岛根岌岌摇动，要被海若卷去的样子。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富贵风流，抚着自由之琴，喝着自由之酒，赏着自由之花，年复一年，禁不得月蚀日蚀，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地天崩地塌，一声响亮，那奴隶岛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

咦！咦！咦！原来这孽海和奴隶岛，却是接着中国地面，在瀚海之南，黄海之西，青海之东，支那海之北。此事一经发现，那中国第一通商码头的上海，地球各国人，都聚集在此地，都道稀罕，天天讨论的讨论，调查的调查，秃着几打笔头，费着几磅纸墨，说着此事。内中有个爱自由者，闻信，特地奔到上海来，要想侦探侦探奴隶岛的实在消息，却不知从何处问起。那日走出去，看看人来人往，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话的新闻社员，都好像没事的一般，依然叉麻雀，打野鸡，安垵第喝茶，天乐窝听唱，马龙车水，酒地花天，好一派升平景象。爱自由者倒不解起来，糊糊涂涂、昏昏沉沉的过了数日。

这日正一个人闷闷坐着，忽见几个神色仓皇、手忙脚乱的人奔进来，嚷道：“祸事！祸事！日俄开仗了，东三省快要不保了！”正嚷着，旁边远远坐着一人，冷笑道：“岂但东三省呀，十八省早已都不保了。”爱自由者听了，猛吃一惊，心想：刚刚很太平的世界，怎么变得那么快？不知不觉，立了起来，

往外就走。一直走去，不晓得走了多少路程，过了多少时候。忽然到一个所在，抬头一看，好一片平阳大地！山作黄金色，水流乳白香，几十座玉宇琼楼，无量数瑶林琪树，正是华严境界，锦绣山河，好不动人歆羡呀！只是空荡荡、静悄悄，没个人影儿。爱自由者走到这里，心里一动，好像曾经到过的。正在徘徊不舍，忽刮辣辣一阵狂风，从西北吹来。风过处，有无数张牙舞爪的猛虎，柔声笑面的媚狐，豺目狼心，鹰麟鲸口，游林走圪，洞户穿房，好不怕人。爱自由者站不住脚，只好望着空旷处逃去。只见眼前迎着面，一所小小的空屋，爱自由者情竭智生，想进去躲一躲，不觉越走越近了。到了门前，不提防门上却悬着一桁珠帘，隔帘望去，隐约看见中间好像供着一盆极娇艳的奇花，一时也辨不清是隋炀帝的琼花呢，还是李后主的玉树花呢，但觉春光潋宕，香气氤氲，一阵阵从帘缝里透出来。爱自由者心想，远观不如近睹，放着胆，把帘子一掀，大踏步走进。一看，那里有什么花！倒是个螭首蛾眉、桃腮樱口的绝代美人。爱自由者顿吓一跳，忙要退出，忽听那美人唤道：“自由儿，自由儿！奴乐岛奇事发现，你不是要侦探么？”爱自由者忽听“奴乐岛”三字，顿时触着旧事，就停了脚，对那美人鞠了鞠躬道：“令娘知道奴乐岛消息吗？”那美人笑道：“咳，你疯了，那里有什么奴乐岛来！”爱自由者愕然道：“没有这岛吗？”美人又笑道：“呸，你真呆了。那一处不是奴乐岛呢？”说着，手中擎着一卷纸，郑重的亲自递与爱自由者。爱自由者不解缘故，展开一看，却是一段新鲜有趣的历史，其文曰：

“状元宰相功名易，才子佳人遇合难”，此千古之恒言也。如有备此数种资格于一人之身，雄艳风流，高华典贵，是可备韵事于无双之谱矣。若乃郎登金殿高魁，妾占名花首榜，初则锦衣持节，开五洲风月之场，终乃翠羽明珰，醉六朝烟水之梦。兰因憔悴，絮果迷离，抑亦可翻

花样于登科之记矣。吾人最近发现之奴隶上，有地名 Kousoo 者，东邦才子，南国佳人，毓秀钟奇，后先辈出，家怀和氏之璧，人握灵蛇之珠。因是 Kousoo 城内，凡所谓祖孙会状、兄弟同科诸佳话，不一而足。乃有某君，以子晋吹箫之技，值兰成射策之年，游幕 Sangton，相识某妓。花欹近岸，柳暗抱桥。一回青眼之波，永矢白头之约。时当大比，某君行囊羞涩，本不愿行。妓劝之，且助金二百，临别谓曰：“苟富贵，毋相忘。”某君领之。自是捐弃故业，伫听好音。某君以一甲一名，大魁天下，负心忘恩，竟不迎妓。呜呼！人情蜀道，世事秋云，绣鞋有入梦之时，破镜无再圆之日。跋涉千里，叩叩求见。某使人谓曰：“锦袍恋恋，故人之谊，未尝或忘，请倍其数以偿。”赠五百金，麾之去。妓曰：“吾此来为践君之约也。云泥虽判，山海曾盟，岂索金哉？君既薄幸，妾复何言！”于是三尺红罗，一抔青冢，魂归离恨，劫转平康。某君逾十六年，为钦差大臣，道归珂里，娶得一妾。量珠论价，却扇回眸，不期一睹仙容，瞠目禁声，骇魂振魄，盖似曾相识之燕，即无可奈何之花。影事依稀，庞形宛肖，始信断头香热，氤氲无可散之方；啮臂盟寒，冤业兆再来之梦。岂非人间之韵事，海外之奇闻乎？

以下尚有洋洋洒洒许多事迹。爱自由者正看得高兴，忽觉耳旁铮铮几下警钟，灵魂往上一提，眼帘往上一掀，却那里有什么平阳大地？那里有什么虎豹豺狼？那里有什么奇花？那里有什么绝代佳人？只见太阳光线一会暗似一会，渐渐沉下去了。壁上挂钟刚刚敲着五下。爱自由者养一养神，把刚才纸卷的历史，默想了一回，恍恍惚惚，好像中国也有怎么一件新奇有趣的事情，自己还有一半记得，恐怕日久忘了，却慢慢写了两回出来。

正写着，忽然把笔一丢道：“呸，我疯了！现在我的朋友东亚病夫，现成的开着《小说林》，专门编译这种新鲜小说，我只要细细告诉了他，不怕他不一回一回的慢慢地编出来，岂不省了我无数笔墨吗？”当时就携了写出的稿子，一径出门，望着《小说林》发

行所来，找着他的朋友东亚病夫，告诉他，叫他发布那一段新奇历史。爱自由者一面说，东亚病夫就一面写。正是：

三十年旧事写来都是血痕，

四百兆同胞愿尔早登觉岸！

端的上面写的是些什么？看官，休要心慌，且请先看题目。却

是

恶风潮陆沉奴隶国 真薄幸转劫离恨天
金榜误人香魂坠地 杏林话旧茗客谭天
陆孝廉访艳宴阖门 金殿撰归装留沪渚
领事馆铺张赛花会 青年党唤起亡国魂
奇士登坛民权导火 词臣款客债主临门
人海偷香门公留贵客 江山狎妓宗室弃微官
白马素车星奔归故里 红牙檀板眉语识香魁
红丝现出新人错认旧人 绿轿驮来小妇权充大妇
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
一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十年怀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
潘尚书提倡公羊学 黎学士狂牖老鞅文
影并帝天初登布土殿 学通中外重翻交界图
考中书互争门下士 误下第迁怒座中宾
双豚黄金是谪官月老 一声白纈显命妇风仪
瓦德西将军私来大好日 斯拉夫民族死争自由天
衔凤怨奴子布流言 递鱼书航师尝禁裔
朋辈谈瀛洗尘十刹海 名流拊古聚讼百石斋
一纸书送却八百里 三寸舌压倒第一人
背履历库丁蒙廷辱 通苞苴妃子受宫笞
愤輿论学士修文 救藩邦相公主战
贤夫人故纵笼中鸟 勇巡抚狂吹关外牛
革命潮伸出英雄手腕 暗杀弹飞来宰相头颅

辽天跃马老英雄自愿送孤臣 燕市挥金豪公子无心结死士
艳帜重张悬牌燕床里 义旗不振弃甲鸡隆山
炉灰传信札英相救雄囚 杯酒动风云和魂生义愤
驱云喝月借力会审堂 救国保皇起发强学会
狠藉胭脂三儿入月 迷离豆蔻五姐争风
一鸣忽惊人尹御史初露头角 两堂同获罪庄侍郎巧事逢迎
红褪绿肥缠绵一夕话 天经地纬磊落万言书
并枕呢喃梨园谈国变 横刀慷慨菜市送忠魂
宰相清漕开幢临旧部 制军劝学闭户著新书
南海乘桴逃生辞万木 北山抗疏冒死劾三凶
夺花魁两旗争夜席 占军港四国定租年
大义灭亲善男女冤受无情棒 妖言惑众小王公狂挥排外旗
黄莲母升座总督堂 红灯娘斗法亲王府
破津门联军歌得宝 朝便殿矫诏杀同僚
豆粥素衣凄凉西狩 丹心碧血惨澹南云
教育有效太守代枪 罗织无遗疆臣设网
三督保南天申江定约 一身当北道山左屯兵
夜宿仪鸾曹梦兰从头温旧梦 私投欧幕沈愚溪借手杀群愚
片语保乡闾二爷仗义 个臣投艰巨八国协商
替娇娃代还风流债 参酷吏聊快士类心
驼路尸尚书受辱 遇夜盗侍郎吃惊
赠琼瑶英雄怅归国 下纶绉典礼饰迎銮
学西语校书行作女校师 睦东交使臣通谒公使妇
赏宝星陪臣叨异数 赎玉玺胡贾索巨金
买良为贱聘妇虐孤雏 久假不归狼图展双鹭
进进城钦使发威 闹公学秀才造反
记宿恨有意作狂风 感世情无心逢旧雨
争会议顽固老乡绅 结同盟文明小团体

教权互证宣告独立文 国体有关调查人类馆
护花旖旎灵金剛石 脱世网投身日本洋
借法兵大动国民愤 对俄会组立学生军
风流罪过生种界异心 婚姻自由设情场骗局
三名狱苏沈幽囚同话旧 九世仇章邹裁判细论文
传电信留辮费千金 探洋牢挥拳争一饭
誓复女权陈女史航海 愿游国耻殷国士投河
典玄狐裘作律师代价 脱黑蝶袜逞志士热心
同志枪怀联盟追悼 三堂会审顾影生怜
专制国终婴专制祸 自由神还放自由花

好一部齐齐整整六十回的奇文，洋洋洒洒三十万的大字，内中却包着数十年来怪怪奇奇的事迹，描写出百十来个夹夹杂杂的人物。说他是空中楼阁也可，说他是近世阳秋也未尝不可。列位不嫌烦絮，看他逐回道来。

第二回 金榜误人香魂坠地 杏林话旧茗客谈天

且说大凡天地生成个人，必定给他一个灵魂。这灵魂是最虚妙的东西，万不能无所依着。这灵魂依着的地方，就叫做“迷信”。迷信的力量最大，就一个人论，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情行动；就一个国论，能转移一国的政治风化。而且他的种类也很复杂，有迷信鬼神的，有迷信圣哲的，有迷信财货的，有迷信名誉的，就是现在世界最高尚的什么“国民思想”、“种族思想”、“哲理思想”、“实业思想”，那一样不是迷信？那一事不是迷信力的发现？所以，如今国势统计家，要比较一国的强弱盛衰，但看国民迷信力之大小邪正。我如今要说一种特别异样的迷信，为世界各种

此特抄
原稿
以
示
淋
漓
絕
妙
味
道

人所无，而一种人所独具。他的势力极大，能叫全国人如痴如狂，身命可以弃，国家可以亡，种族可以乱，而惟此一点迷信，山崩地震也不能唤醒他。你道有这个迷信的是那一国？迷信的是件什么事呢？原来那国非别，就是爱自由者所最崇拜的神圣不可犯之支那大帝国。全国国民别无嗜好，就是迷信着“科名”两字，看得似第二个生命一般。当着那世界人群掷头颅、糜血肉、死争自由最剧烈的时代，正是我国民呕心血，绞脑汁，巴结“科名”最高兴的当儿。列位，你们猜猜：这“科名”两字是件什么东西？难道是天地生成，祖宗养成？我这四万万人的特别原质应当迷信这个的吗？咳！咳！这便是我国民一段最痛心的历史。受了一千多年海洋深的大害，到如今尚不肯醒来，还说是百年养士之鸿恩，一代搜才之盛典哩。呸！呸！什么鸿恩！什么盛典！这便是历代专制君主束缚我同胞最毒的手段！要知棘闱贡院，就是昏天黑地的牢狱；制义策论，就是炮烙桁杨的刑具；举贡生监，就是斩绞流徙的罪科。所以，自从“科名”两字出现于我国，弄得一般国民，有脑无魂，有血无气，看着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产，赫赫轩孙，是君主的世仆，任他作威作福，总是不见不闻。直到得异族凭陵，国权沦丧，还在那里呼声如雷，做他的黄粱好梦哩！

列位，你道在下这话是过分么？你们看过《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的，必然说我国没有科举以前，政体早已专制了。你们不知道，那科举未定时候，那专制政体就不算完备。既然不算完备，那里面就暗暗伏着不专制的根芽。不要说唐虞禅让，是共和的雏形，谋及庶人，是议院的张本，就是三代时候，众举众弃，询尧循铎，可见当时君主还有三分顾忌，“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道理，只能欺下愚，不敢蒙上智。那专制政体，就常常岌岌摇动。这就是那些君主第一件提心吊胆的切己之事。酝酿到了秦始皇，实在忍

不住，却想用强硬手段，去焚了书，坑了儒。但到底太猛了些，终是不妥。历过了汉、晋、六朝，总没个万年巩固的善法。到了唐太宗朝。太宗本是个枭雄，看透了本国民性，却换了一个手段，想要把国里那些高等的人，将他的聪明才力用到一件极难的没用东西上头，叫他没工夫再发出高尚的理想来，高等人既收复了，那中下两等更不消虑了。千思万想，一日，忽然想着，就借着辟门吁俊的好题目，定了考试制度，专以诗赋开科取士，又造出许多好听的名目，什么“状元”呀，“榜眼”呀，“探花”呀，“进士”、“举人”、“秀才”呀，一味把虚声虚誉哄骗这班读书人。这日，第一次开科，太宗看见许多应试士子，鱼贯而入，不禁大喜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这句话，就是太宗愚弄国民的真心话，也就是代表历代君主愚弄国民的真心话，一时得意极了，不觉和盘托出。从此之后，考试制度，千变万化，总不外此法。专制政体，这才算圆满了，那国民受了这个影响，果然人人安分，个个循规，毕志玄灯，埋头行卷，师弟衣钵，父子箕裘。那些君主，也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了。不过那些造这制度的君主，原要国里百姓世世代代只崇奉他一姓，尊敬他一人，那里知道，全国人自从迷信了“科名”之后，什么都不管了，只要还了我一领红袍，三声庐唱，任凭你国家是姓张的姓李的，皇帝是同种的异种的，都是他的世祖太宗，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了。列位不信，只要看元世祖是个蒙古游牧的部落、酋长的国度，一朝霸占了中国，我们同胞也自帖耳摇尾的顺服了九十馀年。你们想想，如今五洲万国，那里有这种好说话的百姓！本国人不管，倒教外国人来耀武扬威；多数人退后，倒被少数人把持宰制，惹得如今被那些世界魔王英、俄、法、德的强国看得眼红了，都想鲸贪蚕食起来。难道我们这种人是无气的、应得叫人欺负的吗？不！就是害在那班帝王，

只顾一时的安稳，不顾万世的祸福，造出“科名”两字，把全国人的心都蒙了，耳都塞了，眼都遮了，凭着人欲杀欲割，一味的不痛不痒了。咳！说来煞是可怜，尽有为着一点虚名，性命都肯送掉的。在下说这个并不是造言生事，糟蹋同胞，却有个实在的故事。这故事是几时的呢？就在明社既墟、满洲入关的那个时候。

却说大清国开国第一个顺治皇帝，趁着明末流贼大乱，从满洲统兵入关。没多年，就践了帝位，统一了神州。那顺治皇帝，天资聪明，知道中国民情，只重“科名”，不知种族，进了中国，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开科取士。这回殿试，取出来的第一名，就是开国第一个“状元”了。这开国第一科第一名的“状元”，自然与众不同，格外荣耀。这人是谁呢？在下没看过登科记，记不真切，仿佛是姓房，叫国元。当时《词林传》一段佳话，颇足表明全国科名的迷信。原来，这房国元，当日听了庐唱，自然照例的披红簪花，游街归第，正是玉楼人醉，金勒马嘶的时候。不道这个风声，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一个闺秀耳中。这闺秀的姓名、籍贯，一时也记不得，但晓得他平日看见那些小说、盲词、山歌、院本，说到状元郎，好像个个貌比潘安，才如宋玉，常常心动。这日听见房国元的消息，又是开国第一个状元，不晓得如何粉装玉琢，绣口锦心，不觉一往情深起来。眠思梦想，不到几个月，就恹恹成病了。闺秀的父母，先原不懂，再三诘问，这闺秀才告诉为这个缘故。父母只有此女，溺爱甚深，连忙替她去打听。谁知不巧，这状元早有正室了。父母回来告诉闺秀，原想打断他这条念头。谁知那闺秀对父母道：“儿志已定，宁为状元妾，不作常人妇的了。”那父母没法，只好忍了这口气，托冰人到房国元那里去说，那状元听了，也诧异得很。然感他一点痴情，慨然应允了。到了